

兄弟连

Band of Brothers

[美国] 斯蒂芬·E. 安布罗斯 著
王喜六 祁阿红 等 译

014036435

1712.45
343-4

兄弟连

Band of Brothers

〔美国〕斯蒂芬·安布罗斯著 王喜六祁阿红等译

纪念版



北航

C1715711

[712.45

343-4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兄弟连: 纪念版 / (美) 安布罗斯 (Ambrose, S. E.) 著; 王喜六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

书名原文: Band of Brothers

ISBN 978-7-5447-3155-3

I. ①兄… II. ①安…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78790 号

Band of Brothers by Stephen E. Ambrose
Copyright © 1992 by Ambrose-Tubbs,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295号

书 名	兄弟连
作 者	[美国] 斯蒂芬·E. 安布罗斯
译 者	王喜六 祁阿红等
责任编辑	张远帆 张 遇
特约编辑	金 薇
原文出版	Simon & Schuster,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 页	12
字 数	252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3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55-3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前言

2000年6月，汤姆·汉克斯和斯蒂芬·斯皮尔伯格来到新奥尔良，要在这里住几天，参加国家D日博物馆的开馆盛典。他们受到参观者、董事会成员、记者和电视台记者们的大量关注。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二战老兵参加了各种庆祝活动，其中最壮观的当数庆祝游行的场面。数十万人站在街道两侧，许多人举着“谢谢你们”的标语牌，有的挥着该市《皮卡尤恩时报》二战欧洲胜利日或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报纸的头版。二战老兵们乘军用卡车沿街缓缓前进，不断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车队竟然长达两英里。这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队游行。军乐队高奏雄壮的乐曲，成建制的部队齐步行进，有的人化装成二战时的模样，天上有飞机编队低空飞过。当然，参加游行的还有二战时期的老兵。当一支突击队员的队伍走来时，汤姆从检阅台上下来，与他们握手，请他们签名，并提出和他们合影。斯蒂芬也走到老兵面前，请他们签名和合影。明星们也当了一回追星族。

于是，汤姆和斯蒂芬便以本书为蓝本着手为HBO拍一部连续剧。他

们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每写一集便把稿子寄给我。我知道怎样写书,但对写电影剧本和连续剧却一窍不通。尽管如此,他们对我提出的意见或建议还是很重视。他们还把稿子寄给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征求意见。他们对E连的官兵进行采访获取新的信息。而且,演员们也与所扮演的人物原型进行接触,询问他们当年在这件或那件事情发生时是怎样想的、有什么感觉、笑了没有、是否很兴奋、是否很沮丧,等等。汤姆甚至还说服迪克·温特斯飞到英格兰的拍摄现场。

我在本书的鸣谢中已经说了我是怎么想到要写E连的。汤姆和斯蒂芬读了本书后决定把它拍成连续剧,但是真正做起来又谈何容易。首先,描写二战的书就有成百上千本。他们二位之所以喜爱《兄弟连》是因为本书的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西北欧战场——更因为本书集中描写的是一支功勋卓著的轻步兵连队及其指战员的个性和所作所为。正是后者深深吸引了他们二位、我以及众多的读者。这场战争太大,人物太多,著名的和不很著名的将军与政治家不胜枚举,人们对艾森豪威尔、对盟军最高统帅部、对罗斯福及其统帅部、对二战的战略等等方面的书籍已经厌倦。人们的兴趣已经转向参战的陆海空军具体人员,想要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怎么会那样做的?自然,人们想从阅读中得到乐趣,增长见识;也许更想得到鼓舞和启迪。

汤姆和斯蒂芬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对二战十分钟情。他们深知那些参战人员为我们大家付出了多少;他们已经花了很大的精力来颂扬二战老兵,来表达对老兵的敬意,并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

我与汤姆和斯蒂芬怀有同感。我为能够与他们一起将这些老兵们的故事再次展现出来感到高兴和欣慰。

目 录

前言	001
第 1 章“我们想要佩戴银翼徽章” ... 托科阿营地 1942年7—12月	001
第 2 章“起立,挂钩!”	019
本宁堡,麦考尔营,布拉格堡,尚克斯营 1942年9 月—1943年9月	
第 3 章“厕所勤务兵的职责”	034
奥尔德本 1943年9月—1944年3月	
第 4 章“希特勒,当心! 我们来了!” ...	052
斯拉普顿沙滩,厄波特里机场 1944年4月1日—6 月5日	
第 5 章“跟我来!”	071
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	
第 6 章“开始行动”	093
卡朗唐 1944年6月7日—7月12日	
第 7 章 疗伤及任务被取消	117
奥尔德本 1944年7月13日—9月16日	
第 8 章“地狱公路”	136
荷兰 1944年9月17日—10月1日	

第9章 岛屿	158
荷兰 1944年10月2日—11月25日	
第10章 休息,恢复,重新装备	188
大莫米昂 1944年11月26日—12月18日	
第11章 “他们把我们包围了——这帮该死的混蛋”	204
巴斯托涅战役 1944年12月19—31日	
第12章 崩溃边缘	221
巴斯托涅 1945年1月1—13日	
第13章 攻击	242
诺维尔 1945年1月14—17日	
第14章 侦察	254
阿格诺 1945年1月18日—2月23日	
第15章 “世间最美的感受”	272
莫米昂 1945年2月25日—4月2日	
第16章 开始认识敌人	284
德国 1945年4月2—30日	
第17章 喝希特勒的香槟	304
贝希特斯加登 1945年5月1—8日	
第18章 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317
奥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第19章 战后生涯	340
1945—1991年	
鸣谢和资料来源	362
译后记	367

第 1 章

“我们想要佩戴银翼徽章”

托科阿营地

1942 年 7—12 月

美国陆军第 101 空降师第 506 伞降步兵团 E 连的官兵来自全国各地，具有不同的背景。有的是农夫，有的是矿工；有的是山里人，有的是南方人的子弟；有的一贫如洗，有的出身于中产阶级；一位来自哈佛大学，一位来自耶鲁大学，两位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原本是军人的只有一位，来自国民警卫队或预备役部队的也仅有几位。可以说，E 连的成员原本都是老百姓。

他们是 1942 年夏天走到一起的，当时，欧洲人已经打了 3 年。到 1944 年暮春，他们已经成为一支优秀的空降兵连队。D 日凌晨，在 E 连的第一次实战中，他们一举歼灭了位于犹他海滩的一个德军炮兵连，缴获了 4 门 105 毫米的加农炮。该连领先进入卡朗唐，遂在荷兰作战，坚守了巴斯托涅环形防线，在突出部战役中率先进行了反击，参加了下莱茵之战，并攻占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该连承受了 150% 的伤亡率。在其战斗力最强时，即 1944 年 10 月在荷兰，以及 1945 年 1 月在阿登地区，该连都表现得与世界上最精锐的步枪连队一样出色。

战争结束后，E 连解散，大家各自回家。

* * *

E连是在佐治亚州的托科阿营地组建的。全连140名士兵和7名军官尽管来自四面八方,但有几点是共同的:都是一战以后出生的,很年轻;全连都是白人,因为美军在二战时期实行的是种族隔离制;除3人外,均未结婚;大多数在中学时都打过猎,当过运动员。

他们的价值观与众不同。他们都注重健康的体魄和严格的逐级服从,都很看重自己作为精英团队一员的身份。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渴望投身于一个为某种目标而奋斗的集体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积极努力,真诚相待,亲如一家。

他们说自己是冲着伞兵生活的刺激性和伞兵的特殊津贴(士兵每月50美元,军官每月100美元)而自愿当伞兵的。但其实,他们之所以自愿从飞机上往下跳,完全是出于两大原因。一是——用罗伯特·雷德的话来说——“想要比别人强”。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获得了和理查德·温特斯一样的体验:不是像有些人,就如他们在征兵站和训练营看到的那样,常常找些借口在军队里混日子,那没意思;而是豁出力气干,感觉好得多。他们希望自己不辜负在军队里的日子,把它变成一种学习的过程、成熟的过程、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

二是,他们知道自己是要去打仗的,他们不愿和那些疏于训练、害怕吃苦、缺乏斗志的应征入伍者为伍。他们情愿去当伞兵,在进攻中担任突击队而不愿当普通步兵,因为普通步兵中有一些人连身边的人都不能信任。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希望身边的战友个个是英雄好汉,而不是胆小鬼。

大萧条时期,他们吃尽了苦头,身上都有那个时期留下的伤痕。他们中有许多人在缺吃少穿中长大,没有小汽车,甚至连收音机也买不起。或

是由于大萧条或是因为这场战争，他们不得不中断学业。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爱我的国家，现在依然很爱。”48年后，哈里·韦尔什说道。无论生活对他们多么不公，他们都没有对它失望，没有对国家失望。

他们是带着一些正面的影响走出大萧条的。他们学会了自食其力，适应了艰苦的工作，习惯了服从命令。通过体育运动和打猎，他们具备了自尊和自信。

他们知道自己正步入巨大的危险，明白将付出很多。对于不得不把青春年华牺牲在一场强加给自己的战争上，他们感到怨恨。他们想打棒球而不是甩手榴弹，想参加小口径步枪射击运动而不是使用 M—1 步枪。但是既然碰上了这场战争，那就得全力以赴把兵当好。

他们选择当空降兵倒不是因为对空降有多少了解——其实他们只知道这是个新玩意儿，且都是自愿参加的。有人告诉他们当空降兵的体能训练要比他们见过的艰苦得多，比陆军中任何其他部队都苦。但是，这些年轻的雄狮却铁了心。他们盼着训练结束时体魄能更加健壮、意志能更加顽强，盼着今日训练场上的队友能成为明日战场上的战友。

卡伍德·利普顿回忆 1942 年夏天的情景时说：“大萧条过去了，我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这种新生活将在我身上产生深刻的变化。”不错，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是这样。

* * *

来自芝加哥的赫伯特·索贝尔中尉是 E 连的第一任连长，他的副手（副连长）是来自加州北部的克拉伦斯·赫斯特少尉。索贝尔是犹太人，城

市里长大，入伍前在国民警卫队任职。赫斯特原先是士兵，在候补军官学校授的衔。连里大多数正、副排长都是候补军官学校毕业后新提拔的少尉，其中有：宾州来的迪克·温特斯，加州一个跑马场来的沃尔特·穆尔，耶鲁来的纽约市人刘易斯·尼克松，还有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后备军官训练队的S.L.马西森。在E连的军官中，索贝尔年龄最大，28岁，其他的都不超过24岁。

E连和D连、F连及营部一起构成第506伞降步兵团第2营。营长是罗伯特·斯特雷耶少校，30岁，来自预备役部队。团长是罗伯特·辛克上校，1927年西点军校的毕业生。506团是支试验型部队，是第一个全团一起进行基本训练和跳伞训练的伞降步兵团。一年以后，它将配属被誉为“雄鹰”的第101空降师。军官和士兵一样，也都是跳伞的门外汉。当教练的有的仅比学生早学了一天。

原有的军士都是陆军。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二等兵沃尔特·戈登回忆说：“开始时，我们对他们很尊重，因为他们都佩有银翼徽章，都是合格的伞兵。不过，嗨，他们也只是知道怎样立正，怎样向后转，比我们强一点罢了；我们可都是新兵啊。可是到后来，我们就瞧不起他们了。他们根本没法跟我们中升到下士、中士的人比。”

E连中，最早来的是珀康特·弗兰克、赫尔曼·汉森、韦恩·西斯克和卡伍德·利普顿。组建前几天，E连就已满员，共有132名士兵和8名军官。组成3个排，1个连部。每排有3个12人的步枪班和1个6人的迫击炮组。作为轻步兵连队，E连每个步枪班配1挺机关枪，每个迫击炮组配1门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

E连组建时的原班人马中，在托科阿训练营地坚持到最后的没几个。温特斯说：“军官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你只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

不行。有的简直是泥巴捏的，笨得连卧倒都不会。”想进第 506 伞降步兵团的也大都如此。500 名候选军官中只有 148 名通过了在托科阿的训练；提出申请的新兵共有 5300 名，仅有 1800 名训练合格。

* * *

正如上述数字所示，托科阿是一道难关。辛克上校的任务是对这些人员进行基本训练，磨练他们，教他们基本的步兵战术，培养他们进入跳伞训练班，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团，带领他们前去做战。赫斯特少尉回忆说：“我们从中挑人，挑选精干的，淘汰胆小的。”

二等兵埃德·蒂波谈到他在 E 连的第一天时说：“我抬头看了看附近的科拉希山，跟身边的一位说，‘我敢打赌，这里的训练结束时，他们肯定要我们爬上那个山顶。’（山倒是不高，但与阅兵场的相对高度有 1000 英尺，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我刚说过几分钟，就有人吹哨子。我们站好队，就被命令换上靴子和运动短裤，换好后，又站队，然后就叫我们跑上离我们约 3 英里的山顶再跑回来。”第一天就有几个人掉队。这一个星期，他们每天都得跑，至少是整队跑一个来回。

蒂波说，第二周的周末，“我们得到命令：‘休息，今天不跑了。’午饭时，我们给带到饭堂，美美地吃了顿意大利通心粉。刚走出饭堂就听到哨子响，站队后得知‘命令变了，今天跑。’我们只好跑起来，救护车在后面跟着。上下山的路上，都有人呕吐。实在受不了的就听了卫生员的劝，上了救护车；结果，他们当天就给运了出去”。

据说，“科拉希”是印第安语，意思是“自己干，没人帮忙”。这正好与这些伞兵即将进行的作战方式相吻合，于是便成了第 506 团的作战口号。

官兵们每星期得上下山跑三四个来回。这样做,为的是能在50分钟内跑完6英里多的全程。此外,每天得完成艰难的障碍科目,得反复练习俯卧撑、引体向上、屈膝下蹲等各种健身动作。

不演习时,他们就进行士兵基础训练。从站队走路开始,进而是全副装备夜行军。第一次夜行军就走了11英里,以后逐次增加一两英里。夜行军途中,不准休息,不准抽烟,不准喝水。二等兵伯顿·“帕特”·克里斯坦森回忆说:“我们很惨,累坏了,觉得要是一口水不喝,肯定会倒下的。”行军结束时,索贝尔总要检查各人的水壶,看看满不满。

那些熬过来的人都是因为铁了心,想要大家承认他们与众不同。和世界上所有精锐部队一样,101空降师有自己独特的徽章和标志。一旦通过了跳伞训练,他们就能获得银翼徽章,可以别在军装的左口袋上,左肩和军帽上都能佩戴一个特殊的标志,有权穿伞兵靴并将裤腿扎进靴子内。戈登1990年时说:“这在现在看来没有多大意思,但在当时,为了取得空降师这些装备,我们可是都愿搭上性命啊。”

只有在听课时他们才能喘喘气。上的课包括:武器,地图和指北针判读,步兵战术,代码,信号,野战电话,无线电器材,交换机和有线通信,爆破。而进行徒手格斗和拼刺刀时,就又得要靠肌肉了。

步枪发到手后,他们被要求像对待妻子那样爱护武器。要形影不离,在战场上即使睡觉时也要抱在怀里。他们非常熟悉手中的武器,都能做到蒙上双眼熟练进行拆装。

为了使他们适应跳伞训练,托科阿训练营地设置了一个35英尺高的模拟跳伞塔。降落伞背带与上方的15英尺长的降落伞吊带相连,吊带顶端有一滑轮,可沿钢索下滑。受训者缚好背带,从塔上跳下,沿钢索下滑落地,大体可以获得跳伞和降落的真实感受。

在所有这些活动过程中,都毫无例外地伴有齐唱、齐声呼喊或吼叫,语言粗俗,不堪入耳。这些19、20岁左右的士兵,脱离了家庭和文化方面的束缚,从美国的四面八方走进了清一色男人的世界,说出的话也都是一个味儿。最常用的字是“操”,什么话都要带个“操”,简直是“操”字不离口。来自哈佛大学英语专业的戴维·凯尼恩·韦伯斯特承认,开始时对这种“粗俗、单调、毫无想象力的语言总感到难以适应”。但正是这种语言使这些正步入成人的小伙子觉得特别带劲儿,觉得更像是和自己人说话。甚至连韦伯斯特也渐渐觉得顺耳了,只不过他自己从来不喜欢用。

训练营里,大家除了学着说粗话,学习步枪射击,还逐渐懂得了身体的忍耐极限要比原先设想的大得多。此外,还学着无条件服从命令。如有违反,轻者当场受罚,通常是做20个俯卧撑;重者或被取消周末外出的权利,或被罚在阅兵场上全副武装连续行进数小时。戈登说,军队里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我们无法强迫你做什么,可我们能够让你觉得你该这样做。”由于大家都有苦难的背景,在训练营里又一起喊号子,一起唱歌,一起生活,都有共同的感受,所以就渐渐成了一个大家庭。

连队学会了行动整齐划一。E连组建几天后,四面转法、齐步走、跑步走、倒地做俯卧撑,全连140人就做到了整齐得像一个人,“是,长官”、“不,长官”的应答做到了全连一个声音。

以上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东西,每个部队都能做到。此外,还学着喝酒,喝的都是啤酒;由于营地大都不在市镇上,就到军人服务社去喝。一面牛饮,一面唱着士兵歌曲。每每喝到后来,就有人嘴里骂骂咧咧,骂人家的娘,骂人家的爱人,骂人家的家乡,骂什么的都有。接着就会打起来,打得鼻青脸肿。最后,吼着战斗号子,互相搀着架着,跌跌绊绊地返回营房,和好如初。

这些共同的经历使他们亲密无间,这种关系是任何外人所无法感受到的。战友情比友情更亲,比兄弟情更密,又和恋人关系有所不同。他们相互绝对信任,彼此了如指掌。每个人的身世,参军前是干什么的,在何地以及为什么报名参军,有什么饮食爱好,有什么能力和本领,相互都能一口报出来。夜间行军,从咳嗽声就听得出是谁;夜间行动,从侧影就看得出是谁。

他们同在美国陆军空降兵 506 团 2 营 E 连,甚至在同一个排,同一个班。空降兵 513 团的库尔特·加贝尔谈自己当兵体验的话同样适合 E 连的弟兄。他说:“我们三个人,杰克、乔、我成了……不可分开的实体。在我们严密的组织机构内,有许多这样的实体。三个人或四个人一组,通常都同在一个班或一个小组里,构成了小部队这个大家庭里一个个核心成分,作为实体,很容易识别。这样的实体一旦形成,绝对不分开,也绝对不重组。三个这样的实体构成一个班,打起仗来效果极好。同一实体内的三四个人同生死、共命运,一起挨饿,一起受冻,一起赴死。班里的任务总是按实体下达,责骂也是三四个人一起受,从不分开。这样组成的步兵班、机枪小组、侦察小组、开路小组简直是绝了。”^①

哲学家 J.格伦·格雷在其经典著作《战神》中说得十分准确:“和平时期为实现某一普通的具体的目标而建立的组织内是不会具有战时组织内的那种战友深情的……在战时,战友情可以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只有到了每个人根本不顾自己的安危,毫不犹豫地去为他人而死时,才算是真正的战友。”^②

^① 见库尔特·加贝尔著的《一个伞兵的成长:二战中空降兵的训练与作战》(堪萨斯:堪萨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页。

^② 见 J.格伦·格雷著的《战神:对战斗中的人的关系的反思》(纽约:哈泼与劳出版社,1959年),第43、45、46页。

这种在训练中形成、在战斗中强化了战友情是终身不忘的。49年后，当时来自俄勒冈州的在托科阿受训的二等兵唐·马拉其在写到1942年夏天的情景时说：“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经历的开始，我成了E连的一分子。这一天我终身也不会忘记。我得感谢阿道夫·希特勒，是他给了我机会，使我与一生中认识的最出色、最最鼓舞人心的一组人结了缘。”本书作者在采访E连成员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表示了这样的感受。

* * *

随着训练变得越来越紧张，按照原来陆军模式培养的军士一个一个地离开了，从士兵中提拔起来的军士渐渐取而代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E连的13名士官全都为原有的士兵所替换。其中有：军士长威廉·埃文斯，上士詹姆斯·代尔、“讨厌鬼”哈里斯、迈伦·迈克·兰尼，中士利奥·博伊尔、卡伍德·利普顿、约翰·马丁、罗伯特·雷德、阿莫斯·泰勒。正如一位二等兵所说：“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好的带兵人，我们尊敬他们，愿意跟他们上刀山下火海。”

军官中，除了连长索贝尔以外，都与众不同，也都深受大家的尊敬。二等兵雷德回忆说：“我们简直无法相信，竟然有温特斯、马西森、尼克松等这样的人存在。这些人都是一流的。他们关心我们，整天和我们泡在一起，这种情况简直是奇迹。他们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信任。”雷德继续说道：“温特斯改变了我们的一生。他对我们十分友善，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们，关心我们的体能训练。他这个人挺害羞，说话从来不带脏字。”戈登说，如果有谁大声问他：“嗨！少尉，今晚你是不是有约会啊？”温特斯的脸会“刷”地变得通红。

不久就升到营部担任人事行政参谋而最终成为正规陆军少将的马西森是E连里最有军事头脑的年轻军官。赫斯特像个“慈父”，尼克松比较注重外表修饰。但温特斯和他们都一样，既不幽默也不固执。用雷德的说法：“无论什么时候，迪克·温特斯都从不装扮成上帝，却也从不失大丈夫的风度。”他特别注重要求部下表现出色，因为他唯一的期盼是大家都做得最好。“弟兄们太喜欢他了，谁也不愿使他失望。”E连的弟兄们过去崇拜他，现在仍然崇拜他。

* * *

温特斯少尉一直感到有个人不好相处，这就是赫伯特·索贝尔中尉（不久，他晋升为上尉）。

索贝尔连长个头挺高，身材细长，满头黑发。细而长的眼睛，大大的鹰钩鼻，长脸，下巴内凹。入伍前他是卖衣服的，对野外活动一窍不通。他行动笨拙，身体不协调，不是当运动员的料。连里的弟兄个个都比他体质好。他的举止“怪怪的”，“说起话来也与众不同”，浑身上下满是傲气。

索贝尔挺霸道，在职权范围内独断专行，容不得人。看哪个不顺眼，即使人家没有过错，他也会找个理由，把人家开除。

此人还挺残酷。星期六早检查时，他总是在队前走上一遭。如果有谁使他不悦，他就停在人家面前，给一顿臭骂，并取消其周末请假外出的权利。这样整了三四个人后，他会转而使用“轮流外出”的办法，硬把另外六七个人留在军营内。如果谁星期天夜里归营晚了，那么，星期一晚上，经过一天的紧张训练后，他会罚那人用工具挖一个6英尺见方的坑，然后再把土回填好。